

◎心香

珍藏父爱

□高小立

2018年的每一个日子，对我来说都是去年的今天，去年的今天正在和父亲通电话，正在和父亲聊一本书，正在品读父亲刚刚完成的一篇杂文。

2018年的父亲节，心被偷走了，空了。

自从中国人有父亲节这个概念后，便有了儿女对父亲表达情感的日子，即便没有礼物，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双方也都是满足的。每年的父亲节，我送给父亲的可能是一件衣服，可能是一顿饭，可能就是一声祝福，对父亲来说都好，他都很高兴。2018年的父亲节越走越近，可我再也不希望这个节的到来，父亲节从此在我的生活中没了，永远地没了。父亲已与女儿天各一方。

翻开手机中和父亲最后一次的语音聊天，仍然不敢点开，从父亲离开我们那天开始，我再没敢点开。但语音的内容记得很清楚。父亲受辽宁省作协邀请要去沈阳参加辽宁省第九届作代会。父亲的手机太旧了，不能拍照，也没有微信功能。考虑到会议期间，文友们都会和父亲合影、加微信，我赶紧在北京买了据说拍照很清楚的手机，第一时间快递给父亲。父亲接到新手机很高兴，他的喜悦也是因为拍照功能，其实平时怕眼睛劳累他不用手机。我用语音教父亲怎么接打电话，怎么看微信，更复杂的操作说好比从沈阳回来慢慢学。因为父亲每天都要盯着电脑用汉王输入法写东西，我就迫不及待地通过麦克风输入同步转化成文字的省力办法发给了父亲，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说这个输入法太好了，从沈阳回来要先把这个学会。父亲再也没有回来，再也回不来了……他倒在了沈阳的会上，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文学。

在2012年父亲从事文学创作60年时，我提议给他开一个座谈会，父亲没同意，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想法。今年6月2日是父亲83岁的诞辰日，民族文学杂志社决定以研讨会的形式纪念父亲。在6月3日“高深文学创作回顾研讨会”召开的前夕，我试图鼓起勇气打开父亲的微信，告诉爸爸要开这样一个会，主办方是谁，都有谁来参会，也是多想再听一听父亲的声音，但还是不敢。打开微信，泪水已经模糊双眼，不敢点开，马上就关了。女儿的思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前移而减少……

因家境贫寒，1946年6月，11岁

的父亲被经过家门口、早年投身抗联的爷爷带到了部队。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的师部里从此多了一个调皮的男孩儿，满院子跑来跑去。部队首长看到后，问“这是谁家的孩子？”“高龙坡的孩子。”“你多大了？”“11了。”“11岁长这么高，那你当兵吧！”就因为个头高，父亲被师领导批准正式穿上了军装。个儿再高，毕竟只有11岁，军装还是盖住了膝盖，枪比个头还高。父亲从小就率真，一次部队开会给领导提意见，父亲高高地举起了小手：我给我爸高龙坡提个意见。父亲这个天真直率的举动，把在场的官兵全逗乐了。

8岁当童工的父亲，只读过两年书。从小就好学的父亲在部队里找来半部《水浒传》，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硬是凭着半部“水浒”当上了部队的宣传员。可能是《水浒传》的故事太吸引父亲，他心中从此埋下了文学的种子，1952年17岁的父亲就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他还以一个月看8本书的纪录考上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嫌俄语打哪噜，一心想学文学的父亲向校方提出转到文学系，但没能如愿，当年这个倔强的年轻人竟然退学不上了，说我就自学成才吧。后来说到这段经历时，父亲说当时如果留在俄语系，可能会一直在学校当外语老师，不可能有他的20本文学著作。当然可能也不会有“右派”这顶帽子。无论顺境逆境，他爱文学义无反顾。

爸爸晚年的爱是：立啊，工作忙，注意身体；总出差，要注意安全。爸爸的爱从童年就住在了我的心里。宁夏过春节都是大年初一拜年，爸爸的朋友多，大年初一他要一整天拜访朋友，每年都会带上我。爸爸骑辆大二八的自行车，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可能注意力都集中在晚上回到家会装满一口袋的牛奶糖，向哥哥、妹妹显摆我有上海的大白兔、红双喜奶糖的缘故，非常瘦的我，根本没觉得大腿胳膊疼。童年有父亲爱的陪伴，至今觉得童年的时光有味道。爸爸是右派分子，工资降到最低，再穷爸爸春节也要给我们哥仨儿买一挂鞭、两个二踢脚，爸爸负责放二踢脚，让响彻云霄的炮声去去邪气，把挂鞭堆分成三份，每人眼前放着一堆小鞭儿，我们高兴极了。

爸爸简朴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的一生，从小就记得在家里的墙上总有

一个长方形的木盒，是爸爸做的储蓄盒，上面写着哥仨儿的名字。平时爸妈奖励我们的钱，都要塞进储蓄盒的，等到大年三十才能打开。

父亲下放到《宁夏日报》农场，我们兄妹三人轮流来到农场，下了汽车再坐驴车才能到农场，和爸爸一起养鸡、种菜、帮厨。我就是那时认识了很会种菜，至今念念不忘有一天还回到农村种放心的有机菜。

学者王科说父亲是“跨界写王”，诗歌、小说、散文、杂文无所不能，门门精通。一生一首诗，和一辈子无数部浸透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的作品相比，哪一个对文学的贡献更大，对人民的贡献更大。在我的心里，这不是问号，我有我的答案，从66年创作生涯从未停笔的父亲身上，坚定着我的答案。

我更多珍藏的是父亲作品中的思想、哲理、悲悯情怀。“没有文化比黑夜更黑暗”，在《对《西海固的后代》的一组文学剪影中，描绘的都是学文化。作家最真挚的写作都是来自自己的心底，父亲八岁当童工，11岁参加革命成为红小鬼，他在幼小的的心灵里不是炫耀军装、机枪，却是恨自己没文化，父亲把这种感受写在了《西海固的后代》一文中。

“可怜的花鹿鹿，被迫逐到生命的绝处。于是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嫁给了要致她死地的猎户。生与死转化成恩爱，猎人与猎物结成夫妇。这美丽动人的传说，美化了弱者的屈服。”诗歌《鹿回头》以哲人的思辨性颠覆了一个美丽的传说，对美化奴性发出了诗人的追问。

“在柏林，我寻找一个人……他说破了人类和民族的命运”，在这首《在柏林，我寻找贝多芬》的诗歌中，他找到了人类的共鸣。

父亲的作品太多太多，每一篇都很有力量，有筋骨，绝不会软塌塌、文绉绉。好的诗往往是非常平易的。父亲的诗就是在易于传播的看似浅白中，透着人文、思辨、善美的深意。父亲保持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做到了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父亲的作品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民生共命运，是真正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家。

大自然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北方的春天很短暂，夏天转瞬来到，已经热浪扑面，可我的心中，冬天依然在最终的地方住着，扎心的冷。

不再向往沈阳，又不得不去，父亲永远的“家”在那里。父亲把他最后的安息地选在了他文学的出发地沈阳。

1月22日，又是一个寒冷的冬日，父亲离开我们40天，我再一次从北京踏上沈阳的列车。看着离春节还有近一个月时间却已经拥挤不堪的北京站背包落散的旅客，看着他们脸上写满回家的喜悦，这匆匆人流中却从此不再有曾和他们一样归心似箭的我。挤在春运的并肩者中，我的脚步是挤没有过的沉重、无力。

每年的春运，我也是归心似箭的那个旅客，即便拥挤但毫不放慢步伐。尽管到锦州才3小时40分的行程，我还是抱怨动车降速后回家的时间太长了，我盼着赶紧奔向锦州的门铃。每次都是爸爸亲自开门迎接我，我每次回家都想象着父亲听铃声，要么加快步履恨不能一步迈到房门，要么已经等候在房门握着门把手，盼望那声在他心中比音乐还要动听的敲门声。“爸，我回来了！”爸爸没有过多的“累不累”“挤不挤”的关心，喜悦和安全在他每一个动作中。2017年12月12日，82岁的父亲在零下20度的极寒天气中，艰难地攀登通往会场近百级台阶后倒在了辽宁作代会上，我不忍去想当时父亲的难，我从此不敢听到台阶这个词，我恨当年这座剧院的设计师……很多名词——剧院、台阶、冬天，一下子变成了我心中的恶魔。

其实送走父亲后，回到北京的我一直告诉自己，父亲还在电脑前写东西呐，和他的博友谈文学呐。我拨通爸爸的宅电，还是爸爸接电话，还是那声疼爱的“立啊”！

爸爸的爱一直在，他的爱是为我们留下的最美的汉字，最芳香的纸墨，最挺拔的笔，还有父亲的人格、父亲的执着、父亲的谈笑风生……这比任何财富都贵重，我要小心翼翼地珍藏、享受。

爸爸去了另一个需要文学的世界。爸爸，您放心地继续写您的诗，您的小说，您的杂文……想念在，爸爸就在！

编者按：父爱如山，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感。在父亲节来临之际，本版刊发《珍藏父爱》一文，以飨读者。



笑傲人生——高小立先生小像

凌云与罗南

□张 犁

你知道“罗南”这个名字吗？我猜你就不知道。因为你只知道甄嬛和半月，那些电视剧里的名字，而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罗南，一位壮族女子。当然，这也很自然，因为你不可能认识那些生活在广西、云南、贵州、青海、西藏等祖国边疆所有的美丽女人。不过没关系，后面我会慢慢地说与你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知道凌云那个地方吗？你肯定知道北京、上海、广州，那些繁华热闹、房价极高、空气糟糕的地方，而不知道祖国西南部的凌云县，那个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景色迷人的地方。那么，说“百色起义”的百色，你总该知道吧？凌云就是百色市的属县，跟巴马瑶族自治县比邻，同样以长寿闻名于世。这是一个壮、瑶、汉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它静悄悄地躺在云贵高原东南部十万大山的褶皱之中，浑圆而又陡峭的丹霞山体，像护卫一样守候着它。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个叫《披哥的故事》的电影，讲的就是百色右江一带农民，在韦拔群领导下举行革命暴动的故事。少年时代，我还学过一首流行歌曲：“红棉花开红万里，红水河畔歌声起，千歌万曲歌唱毛主席，献上我们壮族人民一片心

意。”红水河就是凌云县北边的一条河。

2018年5月中旬，我真的去到了少年时代歌唱过的那个地方，夹在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之间的广西凌云县。那个质朴的地方，既没有高速公路，更没有动车和高铁，只有一条省级公路与南宁相连。我们乘一辆中巴从南宁出发，驱车近5个小时，近黄昏时分赶到了凌云县城远郊一个叫浩坤湖的度假村。县文联打算让我们第二天到附近的长寿村，去见识一群百岁老人。他们大概是要用长命百岁的优势，给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一个下马威。

忙前忙后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收身份证到前台登记，帮忙拖行李箱，把大家领到房间门前，她让我们稍事休息，但不要睡着了，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晚上还有篝火晚会。我把她当成旅店里的服务人员。旁人介绍说，她是县文联的作家，名叫罗南，也就是接待我们的主人。可是，她的打扮不像作家，她一点也不时髦，穿一身迷彩服，整个儿一海豹突击队装扮。

迷彩的主要功能，是产生隐蔽效果。小时候第一次见到迷彩，是我们镇上新建的水塔被涂成各色斑块相间

的彩色。大人告诉我说，这种彩色是“迷惑敌人的颜色”，简称“迷彩色”。它的原理是，通过在物体表面涂满杂色，使大目标在视觉中消失。从高空飞机上往下看，庞大的水塔，就变成一堆小色块，像牛粪干一样，所以就不会遭到炸弹的攻击。迷彩服装的主要功能，同样是“隐蔽”和“躲藏”。如今，只有军人和农民工穿迷彩服。军人穿它，是在躲敌人。农民工为什么爱穿迷彩服呢？猜是在躲老板，相当于干活时穿上了隐身衣。这位年轻的女子，从头到脚都是迷彩，她在躲谁？她为什么要隐蔽？她难道在躲我们？可她是接待我们的主人啊？这让我感到迷惑。

果然，她开始隐蔽起来，我们只在微信群里见到她。她的微信名叫“南南”。后来的整个行程，都是“南南”通过微信群在指挥：请老师们下楼吃饭，请老师们去茶山和茶场参观，请老师们到门前乘车去篝火晚会现场，晚上的篝火晚会是一场歌舞盛宴：蓝靛瑶，背陇瑶，盘古瑶，轮番歌舞；高山汉族男女对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壮族七十二调音乐”清唱。服装鲜艳的色彩和沁人心脾的歌声，跟当地的山水和风景一样，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而罗南，还是通过微信群在调度指挥我们，一切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真人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百色市凌云县那个天然氧吧里，整整吸了三天氧，我们打算赶回北京。临行前的那天早晨，罗南突然飘然而至，像T台上的模特儿一样，我只能用惊艳来形容，大家突然屏住了呼吸，时间仿佛停顿了几秒。罗南去掉隐身衣似的迷彩服，穿一条长长的红色大摆裙，黑色紧身T恤衫，长发披肩，笑容灿烂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凌云的山水和美丽风景在挽留我们。那一刹那，我突然留恋起凌云那个十万大山深处的仙境。

回到北京，我听说罗南获得了自治区文学最高奖项：“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的文艺友发来罗南的部分作品。我读到一篇叫《娅番》的小说，写的是一位嫁到壮族人家的汉族女性的命运，写得真好，仿佛是“壮族七十二调音乐”没有唱出来的沉默的部分，通过罗南的语言呈现出来。那是一种不愿意张扬的、隐藏在迷彩服里的隐秘美学，也是深藏在大山里的遥远边疆的环保美学。它停留在我们的心脾的歌声，跟当地的山水和风景一样，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岛海域，一艘沉没多年的船舶被打捞出水。令人诧异的是从这艘沉船出水的67000件货物里，竟然有56000件瓷器。从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公元826年）的瓷碗题记推断，沉船为公元9世纪上半叶。几经专家学者鉴定，终于确认这是1200年前的阿拉伯帆船“黑石号”，满载中国唐朝货物。

中国唐朝，活生生湿漉漉展示面前。56000件瓷器均来自中国长沙窑。

一件件精美如新的唐代瓷器沉睡海底，历经千年轮回，终于掀起历史帷幔，走出藏娇龙宫，露出美丽容颜。长沙窑瓷器，浮出水面新生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名叫长沙的地方，长沙有个名叫望城的地方，望城有个名叫铜官的古镇。

《鉴略安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意为舜率领先民制陶于湘江沿岸。以至后来铜官镇民俗，仍然尊舜帝为制陶祖师。

另有《水经注》云：“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有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此域盛产陶土，有唐以来，窑业勃兴，龙窑百座，陶工万人。

这里所说铜官地方，扼湘江之咽，为三国吴蜀必争之地。曾因官府在此造铜，故而得名。然而，令铜官更为出名的是陶瓷业。

千年之后聚焦铜官古镇地方，依然能够寻到古代窑口遗址，星罗棋布。经专家确认的“长沙铜官窑”古遗址，坐落在石渚湖畔的谭家坡。

沿着历史长河溯源，便是盛产陶瓷的“谭家坡遗址”，也是铜官窑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如今，古老的“谭家坡遗址”，已然建成“谭家坡遗址馆”，一个“馆”字不得了，说明当地政府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充分而自觉。

谭家坡古瓷窑遗址依山而建，自上而下，宛若一条长龙，静卧于红壤山坡，故名“龙窑”。胎土之作，造化之功，龙窑遗址由制坯与烧制两片区域组成，完整涵盖从采泥到成瓷的生产过程。我看到炉窑底部排列整齐的匣钵，好似定格在烧窑的劳作场景。

谭家坡古窑址废墟上，堆积厚达数米的残瓷碎片，凝固着晚



唐时光，印证着五代窑火。身临其境打量遗址破碎瓷片，似留有余温。现场残存的瓷器，烧制有“赵、周、元”诸诸姓氏名款，说明此窑为民间多家合作经营。还有瓷器残片留有“开成三年”“咸通X年正月”纪年铭文，证明公元9世纪中期前后，这里正值长沙窑的鼎盛时期。

长沙窑，大唐造。长沙窑火在中唐时期兴盛起来，以烧制远销海外的瓷器为主，成为陶瓷外销的著名产地。长沙窑所产陶瓷曾通过“海上陶瓷之路”大量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级商品。

然而，这座铜官古窑遗址20世纪50年代才被考古发现，其面世“年龄”不足甲子。令人费解的是沉船“黑石号”出水大量铜官窑瓷器，佐证着铜官成为唐代外输陶瓷的繁盛之地，却从来未见任何史籍关于长沙窑的文字记载。

就这样，鲜为人知的铜官古窑，漂洋过海的长沙窑，愈发引起世人关注。好在望都建起铜官窑博物馆，好似筑起陶瓷历史长廊，展示唐代铜官窑的来龙去脉，还原烧制长沙窑的工艺原貌。

从“黑石号”里出水的长沙窑瓷器，存量最多的是青釉褐斑小碗。铜官窑博物馆展出的这种小碗，碗心绘制西亚文化元素的纹饰，比如飞鸟和花草；另有刻划阿拉伯文字的背水壶；以及西域地区流行的带流灯……这无不证明长沙窑属于唐代“外向型企业”。

模印贴花是长沙窑的特色装饰，它是将瓷器所需纹饰的贴片，手工粘贴在坯胎上，施加青釉时在贴片部位增加褐斑，使得

□肖克凡

从海底打捞出的铜官窑

纹饰更为凸出，色块醒目。铜官窑博物馆展出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执壶，据说这种技法是从中亚借鉴而来，浓郁的异域风格融入长沙窑。

长沙窑无所不有，尤其是铜红釉为长沙窑首创。至于“釉下彩绘”更是长沙窑的特色装饰。尽管长沙窑器多为居家生活用品，依然蕴含着对美的追求，本身不乏艺术含量。

长沙窑的工匠们，将一行行中文或阿拉伯文的诗歌，镌刻于胎坯，覆盖在釉下，烧制成精品。“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飞，不知何岁去，得共汝同

归。”“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

这一首首诗烧制于日常生活瓷器上，流露出美好的艺术气质与文化内涵。同时，这些以瓷器为媒介的诗歌，恰恰以书法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大唐书法真迹随着瓷器，走进千家万户，上厅堂，下厨房，流传至今。

长沙窑不光镌刻诗歌，还有格言、警句、对联，呈现独特的美感与韵律，使得瓷器成为“诗书同体”“图文并茂”的传世珍品。

诗文与绘画入瓷，乃是瓷器装饰的重大变革与创新。长沙窑以实物载体记录着时代脉搏的律动，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我无意间在玻璃展柜里看到一只残破的油瓶，一首诗歌烧制其上，跃入眼帘：“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这首脍炙人口的民间诗歌，举凡诗集作者皆署“唐无名氏”，殊不知它出自唐代长沙铜官窑瓷器题诗，于上世纪70年代在望城铜官窑遗址出土。据专家分析，这首诗可能是流行于民间的歌谣，也可能是当时窑场陶工随手所作。无论怎样，这件长沙窑瓷器都成为唐代诗歌流传至今的“活化石”。

凝土为器，化泥为宝。一件件极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精美瓷器，陈列在铜官窑博物馆里。现实近在眼前，历史远在天边；既发思古之幽情，且行于今日热土。

走进继承古老文化传统的“铜官窑手工陶瓷厂”，参观那雕刻有铭文的唐缸，可谓兴盛于唐，创新于今，生生不息，后继有人。望都古邑也是雷锋的故乡。